

課程：CULS5207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Technoscience Culture

學生姓名：鄭點

學號：1155164335

字數：4000

提交日期：2021 年 12 月 2 日

從電影《江湖兒女》看科技監視下興起的城市與消逝的「江湖」

在中國大陸，「監控」的意義已經不再停留在過去設置在街道上用來監視交通情況的監視系統。截止 2019 年，由中國政府主導建設的天網工程，運用日益成熟的數位化科技系統，在各城市架設了兩億個公共監視探頭。¹這些監控探頭與人臉識別、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相互輔助，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識別出公民的身份。

在佈滿監控的城市空間里，人們被無處不在的監控器所包圍，儘管科技監控有效防治了犯罪行為，都市空間也已不再是市民能夠自由活動的公共空間，暴露在監視器下的人們，一舉一動都受到了規範化的影響。

2018 年，賈樟柯導演的《江湖兒女》，將鏡頭聚焦在正由縣城邁向現代都市的山西大同，講述過去縣城中的「老江湖」在現代城市規劃中逐漸消亡的故事。在影片中，政府為了將縣城中人們生活的公共空間建造成井然有序、潔淨的都市模樣，利用科技監控和執法打壓和清除公共空間中的「異常活動」，同時也規範化人們的日常活動。在「舊江湖」的破碎中，監控器背後所蘊含的政治性也逐漸浮現。

本文將以電影《江湖兒女》為例，去探討城市空間中監控器的佈局背後所蘊藏的政

¹ 詳見鳳凰網科技：〈中國天網已建成，2 億攝像頭毫秒級尋人〉，2018 年，5 月 4 日，
< https://tech.ifeng.com/a/20180504/44980719_0.shtml > 2021 年 12 月 1 日讀取。

治性，探究監控這一科技如何規訓市民在公共場合的行為，而市民又如何能在監控之下進行自我管理。

一、 被視為「異常」的「江湖」：與經濟空間相對的鄰里生活空間

Winner 認為，現實生活中的技術使用本身蘊含著政治性，它以各種形式規範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在 Winner 的觀點里，技術物中的政治性包含兩個面向，一是外在賦予的政治性，即統治集團技術使用和安排上有意圖的讓技術物產生特定的排斥作用，另一面向則是技術物本身功能中潛在的政治性格，即選擇了這一技術物，能夠通過發揮它的政治性格達到政治編排的效果（頁 20）。在中國大陸城市化的進程當中，鄉鎮與城市隨處安插的監控器，同樣被注入了政治性的意圖。監控器技術中監控的功能，在城市規劃中被用於整頓社會秩序和加強統治權力的運作。不論是監控器被人為所注入的政治意圖，還是其內在功能所蘊含的政治性格，都使城市變遷中的公共空間逐步變成一個福柯所言的「環形監獄」（頁 80）。被監控下的公共空間，沿著去往井然有序的國際大都會想象中變化，在這個過程當中，空間被劃分為「正常的」和「異常的」，而原本可供居民任意使用的鄰里生活的空間也因為不滿足經濟效益被逐漸「異常化」。

在城市安插上監控器以前，《江湖兒女》中的江湖，是從二十世紀過渡到二十一世紀時，北方工業地區由鄉鎮走向都市化進程中由拆遷所產生的灰色地帶。在山西大同都市化的進程中，拆遷和大量的職工下崗所帶來的社會衝擊短暫打破了僵化的體制，「斌哥」從機車廠走出來，成為了大同的地頭蛇，而失業工人的孩子，在茫然無措中以鬥毆的方式宣洩著自己的不安。

短暫出現的江湖依託於傳統鄉鎮社會的鄰里生活空間，在這個沒有監控攝像頭也沒有規整的交通規劃的時空里，人們可以在泥濘道路上隨處一個地方聚集在一起下棋，老人和婦女蹲坐在自家門口閒談八卦。而斌哥所掌管的舞廳里，眾兄弟用一個大臉盆裝著

「五湖四海」酒，用「五湖四海皆朋友」的信條連接著彼此的情誼。人們在這一空間的社交活動不為計較任何經濟效益。從這個層面上，這個以鄰里為本的「江湖」與經濟空間相對立，人們通過群聚活動的方式，漸漸建立起緊密的情感紐帶，只為重獲「生命的真實價值」（郭恩慈 頁 213）。

依託於鄰里生活空間所出現的「江湖」，即便是地方上的幫派也以「道義」為規矩，眾人以「道義」作為彼此的連接點，「道義」的原則靠人際間的信任感來維護。斌哥維持管制地帶秩序的方式很簡單，他和女友巧巧親自看場子，調解紛爭，聽兄弟訴苦。遇到再難解決的事，只要請出關二爺，底下的弟兄也會因為心里的敬畏感，而收起了戾氣。當斌哥遭年輕人偷襲，他只拍了拍年輕人的手臂，說了句「年輕有為」，以「道義」這個規矩讓年輕人信服。而在平常，熱心的鄰居也可以隨意進出巧巧的家門，幫巧巧搬家，巧巧也會關心和幫助上了年紀的大爺，感謝載自己一程的司機。從這個意義上，「江湖」符合 Brower 提出的「鄰里關係」的特點，即是「百姓們友好交往的氣氛」、「投入鄉里生活的積極性」和「鄰里環境提供的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各種選擇」（頁 20）。

然而，十幾年過去後，當年拆遷中的小城鎮已經成為了中國北方重點規劃的區域，大同市為了建造「旅遊之都」的目標，遷離了近五十萬的市民。²為了加速城市化的進程，政府在大街小巷安插上攝像頭，以清理所有不合「都市規範」的場所。當那些能夠讓小市民群聚打牌的黃泥路都變成了乾淨、規整的馬路，公共空間也成為了以經濟效益為先的空間，交通燈上隨處可見的監控，通過人臉識別技術自動判斷了哪些市民違規，以鄰里為生活空間的舊江湖隨著交通線的蔓延被不斷的趕向消亡。

Koskela 指出，「監視器的鏡頭使得全視監控的力量被科技化、電子化，因而不斷擴

² 詳見 BBC 中文：〈中國大同：爭議聲中的建與拆〉，2018 年，9 月 13 日，

<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5480617> > 2021 年 12 月 1 日讀取。

展」，在城市中架設監視器，將使被監控的空間無論發生任何事情都清晰可見，這也使得出現在這一空間中的任何活動都面臨「紀律性的凝視」，與此同時，執法者借「視像控制」的絕對權力，將城市空間人為控制成一個「透明」且「正常」的時空（頁 293）。江湖由此被視為一個異常的，需要整頓的空間，而它的「異常」則在於此中的人太過自由散漫的使用公共空間，與都市想象中的整潔有序全然相悖，同時也毫無經濟效益可言。

在影片中，導演特意在斌哥遠走他鄉之前安排了工作人員架設監控器的鏡頭，影射了科技的進步使江湖的逝去成為了一個必然的結果。攝像頭與人臉識別的技術，將城市中所有人的一舉一動都記錄在內，系統一旦察覺異常，警報響起，警察出動，只有冷冰冰的手銬和監獄里了無盡頭的黑夜。

而斌哥遠走他鄉的背後，正是他所生存的江湖依託的基底早已不再是一個可以自由享受公共空間的鄰里社會，他和手下的兄弟們自然也被視作都市空間里需要被馴服的身體。遊走在法律邊緣的金錢交易已經無法進行，幫派之間的打打殺殺也被迫戛然而止，那些鄰里和兄弟之間所信奉的道義在攝像頭之下也變得畏首畏尾，就連把關二爺抬出來也會令監視器背後的人即刻醒覺這是「黑社會的標誌」。

二、 被淨化後的「新江湖」與「江湖兒女」的異化

Koskela 認為，監控攝像頭的功能就是「淨化」和「正常化」城市空間，並且排斥和貶低城市空間中未被「馴服」的身體（頁 293）。在都市重建的過程中，執政者往往強制原住該區域較貧困階級的百姓遷離，而「將公共空間讓出，給更富裕階級發展，生產及累積更大的資本」(郭恩慈 頁 175)，這種策略也通過監控攝像頭來實現，使「本該遷離」的市民一舉一動都被記錄，在「紀律性的凝視」之下，貧困階級的市民不斷遭受排斥，公共空間變得以經濟效益為先。

在影片中，都市化的大同市里，底層市民能夠輕鬆自由進行休閒娛樂活動的公共空

間被限制和規範化。在「江湖」里遊走的低收入人士的生活空間不斷受到擠壓，隨之而來被商場、酒店、餐廳、精品店等中產階級的消費場所所替代。過去在鄉間供眾人社交的歌舞廳，原本是讓鄉里的百姓舒暢活動、交朋友的空間，在城市更迭中已經被昂貴的卡拉 OK 包廂所取代，在城市的中心，舞廳里一群人共舞時放著的流行情歌成為了拙劣的「鄉下土味」，棋牌室升級進化成了整潔的麻將館，在麻將館里，抽煙和架腳也成了格格不入的行為，被無處不在的監控攝像頭所監視。底層市民在城市的更迭中被逐漸升級的消費場所所排斥，邊緣化到邊遠的郊區，或是因拆遷被迫遷離舊地。

過去能夠隨意進去巧巧家門，幫巧巧搬家的鄰居已經不在了，在黃泥灣道路上群聚下棋、在家門口隨意蹲著聊天的老人們也都相繼搬離，影片沒有交代這些人的去處，但在已變成大城市的大同中，隨處可見的都是按部就班、遵守規則的人群。

當以經濟效益為目的而建設和改造的公共空間在城市中瘋狂蔓延，日常生活的一切都通過監視攝像頭變得完全可見，資本的邏輯也滲透到了人們的日常中。在監控之下，故事里的「江湖兒女」為了跟上時代的腳步，適應全新的生活，也不得不在佈滿監控器的社會下進行「自我規訓」。斌哥的女友巧巧在出獄後建立的「新江湖」，也不得不四處掛滿了「工商業許可證書」。

在數位時代的影響下，巧巧管理自家飯店和棋牌室的方式也逐漸與其他商家趨同，她不再以「打聽」和「親眼所見」這兩種最簡單直接知曉彼此生活狀態的方式去管理她的「新江湖」。政府在她的飯店門前裝上了監控器，她也在自家開的飯店、棋牌室都裝上監控器，足不出戶便能觀察到場所里眾人的一舉一動。

「新江湖」的空間已經不再是一個以義相交的鄰里生活的空間，監控器使新江湖里的弟兄們不再動刀動槍了，手機成為了每個人最好的武器。斌哥再次出現在這間棋牌室，過去的弟兄們紛紛掏出了手機錄影，說要給斌哥「做個專訪」。當眾人發現斌哥殘疾後，

一起飲五湖四海酒時的情誼蕩然無存，老賈一邊錄影一邊羞辱斌哥，而十幾年前為斌哥撐腰的小弟早已在澳門開賭廳、開著賓利耀武揚威。過去依託於城鎮不計較經濟效益的江湖完全消亡了。如今在這個處處計較利益得失的城市里，斌哥的腿廢了，眾人卻反咬一口。

然而在巧巧的飯店內外，無處不在的監視科技，依然在靜默中透過它「無形的手」維護著城市中資本生產的秩序與邏輯，伴隨著以經濟效益為先的公共空間建設的進程，生活在這座城市里的人們也不再相信關二爺，「道義」已經淪為過去時代的笑柄，資本的邏輯隨著進化的科技滲透到了城市的空間和每個人的日常里，日以繼日的規訓著每一個人的身體。

三、 總結

本文通過《江湖兒女》這部電影，探討了在都市化進程中，監控科技作為統治者的工具，背後所蘊含的政治性——為了使鄉鎮發展成滿足乾淨、整潔國際大都會想象的都市，監控器與執法手段相互配合，將以鄰里情誼為紐帶的生活空間規整成了一個滿足經濟需求，佈滿大商場、精品店的經濟空間，從而排斥和了消費水平低下的貧困階級。

當無處不在的視像監控使城市變得猶如環形監獄，能夠自由使用的鄰里公共空間也在拆遷的過程中不斷消失，為了融入新的時代，原本重情重義的「江湖兒女」在監控科技的凝視下也不得不遵守都市所樹立的「規範模板」。不遵守規範的市民會在監視器的注視之下被懲戒，城市中的市民在自我規訓中也逐漸習慣了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然而，資本的邏輯也滲透到了他們的身體和心靈，在一個處處讓位於經濟效益的的空間裡，以「義」為重的道德準也面臨了危機，隨之而來的是以利相交的社會法則的衝擊。

無論是監控科技背後所蘊藏的「政治性」，還是在監控之下市民的自我管理，這項技術的產生和進步實現了維護社會治安和資本生產的目的，卻不斷的壓縮市民對公共空間

的自由使用權。或許，我們也需要重新審視這項技術該如何善用於治理，而在新的城市環境里，底層市民又應該如何維護以情誼為紐帶的鄰里空間。

參考文獻

Brower, Sidney. "Good neighborhoods: A study of in-town and suburban residential environments." (1996).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Vintage, 2012.

Koskela, Hille. "'Cam Era'—the contemporary urban Panopticon." *Surveillance & Society* 1.3 (2003): 292-313.

Winner, Langdon. "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 The whale and the reactor: a search for limits in an age of high technology." (1986): 19-39.

郭恩慈:《東亞城市 空間生產：探索東京、上海、香港的城市文化》台北：田園城市，2011。

BBC 中文：〈中國大同：爭議聲中的建與拆〉，2018 年，9 月 13 日，

<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5480617> > 2021 年 12 月 1 日讀取。

鳳凰網科技：〈中國天網已建成，2 億攝像頭毫秒級尋人〉，2018 年，5 月 4 日，

< https://tech.ifeng.com/a/20180504/44980719_0.shtml > 2021 年 12 月 1 日讀取。